

读印札记



不知道上海现在还有青年宫吗?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有的,而且还是新上海书法篆刻的摇篮。

日前,我邀两位篆刻青年张婷和季溢,陪我步行去寻找那青少年时代的乐土。找到了,江西中路200号,现在是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,那就是上海市青年宫。当时,沈尹默先生生长上海市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,和青年宫阎刚主任一起,办起了新中国第一次书法篆刻班。

教师阵容极为耀眼,胡问遂、任政、赵冷月、拱德邻等先生,俱为一流的书法家。篆书班只有一班,由王壮弘先生执教。篆刻班也只有一班,方去疾老师一人执教。

篆刻班每周一课,三月为期,最早是初级班。接着又办了中级班。共有半年之久。从一无所知到略识之无,方老师是我的正式的启蒙老师。那时,老师年轻,才四十上下。那有没有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的感觉呢?说老实话,没有,一点也没有。虽然当时我只有十八岁,但家严比方老师大十多岁。所以我把方老师,好像叔叔的感觉,况且老师一无架子。

做老师,是不容易的。有一个度,过了就俗。现在,我也到了可做老师的年岁。倘有人一脸谄笑——陈老师,我拜您为师,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,永远忠于您……我会汗毛直竖大小失禁。太搞笑了,又不是旧社会的草台班子。那时为了一口饭,须找个依靠,遂流行这样的戏文。这种人身依附的陋习,早就应该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现在学学书法篆刻,丰富业余生活,美化社会环境,尊师交友不亦乐乎。为师者则永葆谦虚,教学相长,绝不盛气。

虽然去疾老师门下有三位印坛大手,天衡哥、子建兄和一闻兄,但老师从不颐指气使,从不以大师自居。这是我最最佩服老师的地方。

以我自身的经历来说,在蒙难未获平反时,方老师不以我低贱而避之犹恐不及,仍然关怀照顾。一获解决,方老师便把我从十二中学借调到书画出版社做他的助手。我永远难忘这一段欲哭无泪的岁月和老师关爱之情。

方老师的篆刻高度是光辉灿烂的。中、晚年想变化,想攀上绝顶,奈健康所限,未能达到他理想的境界。可惜,实在是太可惜了。

方老师虽然终身沉浸在古印研究,却一点也不迂腐。与时俱进,堪为表率。年轻时和吴朴堂、单孝天二位先生合作过《古巴谚语印谱》和《养猪印

谱》。虽然其内容“没有养不好的猪,只有养不好猪的人”,今天读来令人忍俊不禁,当时却真的站在时代的前沿。尤其在七十年代初,方老师组织创作以现代字、简体字入印的新印谱,至今仍具现实意义。

方老师身体力行,创作过不少简体字新篆刻。这里的“只把春来报”,只是众多创新作品之极为成功者。大家都知道,老师对秦诏版和齐白石的单刀法深有研究。从这方佳作来看,老师对汉简也下过非凡的功夫。而且撷其精华,偏师独出,令人炫目。隶书一般左轻右重,以飞扬的波画向右取势。这方印里,方老师反其道而用之,左重右轻,

以左撇取势。与古为徒,不为所囿,别出新裁,得大自由。

在老师的年轻时代,他创作过许多秦汉风白文和六朝朱文印,线条浑厚凝炼。当时,无人可以比肩。后来,方老师沉醉于单刀挥写,白文一般以单刀成之。朱文印,老师却未见有齐白石那样一面光洁一面斑驳的线条,大概他不喜欢。这方“只把春来报”,线条浑厚凝炼,和老师秦汉风白文的表现手法如同一辙,古意盎然且充满力量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老师的工作单位是朵云轩收购处,在店堂后面的二楼。平时,我们学生也会去探访求教。方老师一向略带微笑,和蔼待人,却也未见大喜大乐之态。那时,上海出版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在那里当店员,有好几位女青年。偶尔会遇到她们和方老师交接工作。老师神采奕奕,谈笑风生,和见到我们学生略显不同。老师也是性情中人,很可爱的,绝不作伪君子状。

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十余年中,朵云轩的柜台里,只有几本旧印谱旧碑帖和少量的旧印章。有时在柜台上放一个木盘,有一毛二毛钱的旧印章。我们篆刻班的学员,就在那里和其他古董店买便宜的旧印章磨而刻之。方老师见大家觅石艰辛,便向他的家乡温州青田组织早已歇业的石农,供应3x3x4厘米的青田石,二毛钱一方,在朵云轩售卖。质量极佳。后来二毛六、三毛四,一路进步。现在大概要卖十来元一方了,质量却大不如前。当时,方老师还请高式熊丈在其工作的工厂研制生产了刻刀面市。从此,朵云轩开始了新印材和刻刀的供应。这一划时代的现象,是方老师、式熊丈和青田石农不应被今人忘却的贡献。

过几天,是方去疾老师九十五冥诞,谨以此文纪念老师。三月,春天来了。老师,天堂里的花木,也一定绽出新芽了吧!

我换到了大桥四线做驾驶员,这是一条过江线路,途经杨浦大桥,道路情况相对复杂。没了师傅叮在后头,陌生的线路开起来就是不顺手,线路细则不熟悉,好几个路段超了规定车速,路口多的路段到底用多少速度经过才能少吃几个红灯,也得靠自己摸索了。正碰上当时有好几个一起进公交的兄弟都跳槽了,我也就有了想走的念头。

我就是在这时候遇到了后来十年的师傅——奚江华。她是一名女公交驾驶员,上海市劳动模范。公交驾驶员99.9%都是男人,女同志能适应这样的大工作量和日夜颠倒的工作时间的,真的很少,所以女驾驶员都是“超人”,更别提还是市劳模了。

奚师傅长得很是和蔼喜气,有点像杨柳青年画里的人物。师傅最厉害的是节油,节油靠的就是小动作,踩油门要缓加油,怎么个缓法靠得就是脚里的感觉,黏住油门慢慢地压下去,等动力

2010年,因要参加一个有关俄罗斯文学的朗诵会,老同学达式常对我说:“可以选《奥涅金》朗诵嘛!”我当时就被吓着了!说来惭愧,我平日读书不勤,普希金的作品,除了他那脍炙人口的短诗,我也就朗诵过《渔夫与金鱼的故事》。至于《奥涅金》这部普希金的巅峰之作,不要说朗诵,我连译作还没有拜读过呢!对我来说,这俨然是一部让人望而却步的巨作……因为老同学的提议,我开始关注它,也从专家那里拿到了查良铮先生的节选译本。真奇怪,作品完全不是我想象中那样晦涩难懂,它把我迷住了,尤其钟情于这部诗体小说中的叙述部分,也许这就是普希金文学语言中人民性的魅力所在吧。虽然那次没有实现演出的愿望,但作品已经在我心中扎下了深深的根……

2016年,朋友有意邀我参加《致敬普希金》朗诵会,我因健康原因,在不敢确定能否参加演出的情况下,就极力推荐了《奥涅金》中的这个片段。就在这一年7月,我第一次与曹雷在广州朗读了其中的片断。11月,在我的朗诵专辑《未成曲调先有情》的首发式上,和广州的演员张琳、刘晓翠朗诵了

一间宽敞明亮的书房,时不时有闲人闯入,好奇地东张西望。他们说,书房的主人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很有可能。不过据我判断,应该刚去世不久。看看这张书桌,羽毛笔、稿纸、钟、地球仪、剪刀、烛台……甚至连烧剩的蜡烛都在!(如果允许我触摸,我敢保证它还是热的!)对,书架上的书的确很破旧了,但这可能是因为主人勤于翻阅。鹅毛笔当然也很过时,但世上恋旧的老古董还少吗?说到底,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主人去世已久。

甚至,我忍不住要作出一个大胆的猜想……谁知道呢?也许他还活着。让我们来看看这间书房。你不得不承认,什么都在——只少了主人。换句话说,如果他现在从门口出现,坐到书桌前,继续

上来的时候再稳住。这个东西一定要反复体会,而且每个路段都不一样,上桥的时候跟平路就不一样,同时还得保证速度。有一阵我特别钻研这种“脚感”,还特地买了一双平底布鞋,有一种武林高手脚蹬一双薄底快靴的意思。就这三么找感觉,一练又是三年。这三年我跟师傅是节油对子,就是说我们两个的节油指标是取两个人的平均值,前一两年都是师傅节约下来的油耗贴给我,后来我也慢慢地掌握要领了。到第四年开始,我跟师傅搭档基本是打遍线路无敌手,在整个公司都是领先的。

就这样努力了差不多九年,2012年成了我跟师傅的大年。师傅的节能减排操作法得到了整个公交行业的认同,成立了奚江华节能减排工作室,而我则被浦东公交推荐参加全国公交节能大赛。我比的是12米自动挡,那个是最难的,因为车子最大最长,而且自动挡比手动挡还要难

《致敬普希金》演出前后

姚锡娟

《奥涅金》中第八章三十一节至五十一节的部分。这几次演出,观众反应热烈。

2017年2月10日,在俄罗斯伟大的诗人普希金逝世180周年的那天,我与达式常、肖雄携手,怀着对普希金崇敬的心情,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大厅朗诵了《奥涅金》的这个片段。同时,还朗读了他的短诗《我曾经爱过您》、《理智与爱情》等。

能参加这次演出既兴奋又紧张。由于个人不够努力等种种原因,很多经典名著都没有深读。大多是浅尝辄止,只有个印象。许多时候又是被动阅读,为了要完成一个演出或演播任务而临时努力一阵。虽则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令自己在艺术上有所积累,但终究还是根底浅薄。然而这次最高兴的是我虽年逾古稀,还能遇见这样一部能燃起我极大创作激情的作品。我一次又一次地阅读,背诵,一次又一次地领悟,一次又一次地被作品打动……直到临演前一天排练,在与达式常、肖雄等

合作者的切磋中,我对最后的结尾还作了基调上的修改,直至演出结束后的今天,创作激情还在继续,还想尝试弥补演出那天的不足,这是多么幸福的状态啊!

至于心情的紧张,那也是确实确实。除了自己对作品还不够熟练外,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回上海演出。上海是生我养我的家乡,我自1962年离开家乡到广州工作已经50余年了,其间回家乡演出甚少。也许是近乡情怯吧!在上海有我的亲人,我的老师,我的同学,我各个时期结交的朋友,也有只闻我声未见我人的观众。虽然尊敬的布加里、凌之浩、莫愁、路明等老师都已经去世,

但我觉得他们在天上也会听到学生的声音,我的父母也会听到女儿的声音。当我朗诵到小说中“有的已经逝去,有的去到了远方,奥涅金写完了,可他们却已经不在”这几句诗时,那种物是人非的伤感总会向我袭来……我希望自己的表现不要失常,不要让大家失望,结果越是这样越是紧张。幸而我及时调整了情绪,完成了演出,观众真诚由衷的掌声令我们感动,令我感受到家乡观众浓浓的情意。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场对我有特殊意义的演出!



到学生的声音,我的父母也会听到女儿的声音。当我朗诵到小说中“有的已经逝去,有的去到了远方,奥涅金写完了,可他们却已经不在”这几句诗时,那种物是人非的伤感总会向我袭来……我希望自己的表现不要失常,不要让大家失望,结果越是这样越是紧张。幸而我及时调整了情绪,完成了演出,观众真诚由衷的掌声令我们感动,令我感受到家乡观众浓浓的情意。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场对我有特殊意义的演出!

七律二首 傅震

新年有感

浪花弄尽下潮头, 不恋兰春和菊秋。
造物不言催人老, 吴钩莫发拍栏愁。
何人争席同野老, 底事相疑说海鸥?
犹见陶公拄锄笑, 离歌一曲渡沙洲。

苏东坡有诗:“造物亦知人易老, 故教江水向西流。”
王维有诗:“野老与人争席罢, 海鸥何事更相疑。”
李颀有诗:“朝闻游子唱离歌, 昨夜微霜初渡河。”

春聆伦敦交响乐团有感

二月二十五日晚听伦敦交响乐团演绎马勒第四交响曲,从交响曲中神秘的铃声和女高音飘逸的歌声中竟然听出了些许禅意:

柔板管弦说春梦, 低音鼓点隐愁茄。
云间雨细连苔露, 月下风徐动影花。
几对燕斜翻振振, 千枝竹睡叶沙沙。
卷过浪雪涛声远, 天籁晨钟和钓槎。

再也不用换了;刻上了极繁复的花纹——有钱人,平生最后一张床,自然要漂亮一点;最重要的是,写上了生卒年月,一大堆的头衔和称号,还有生平事迹——结束了,该总结一下了。这些床,显然是给死人睡的。

可是且慢,门口那两张床,我怎么看都不对劲,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一张写着“歌德”,一张写着“席勒”——就是书房的主人了!怎么没有任何装饰?穷人可能装饰不起,可他们绝对不穷,是有声望有地位的人,还是国家高官,却为何不写任何头衔或称号?甚至没有生卒年!这很诡异,除非……啊!我不得不怀疑,他们根本没有死,他们还活着!而且,还只有姓,没有名,不是很奇怪吗?哎呀,有了,这让你想起什么?好比你有个睡袋,搁在帐篷里,你怕人错拿

走了,在睡袋上写上你的姓:赵、钱、孙、李……而这里,歌德、席勒!这显然不是给死人睡的床。他们活着,也许在里面睡上几个钟头,就会跑出来,到附近的树林子里散散步,到酒吧去喝上几杯,或者,干脆回到自己的书房坐一坐。而这,也就是我白天见到的那个书房如此井井有条的原因。

一切都说得通。很好。而且我未曾听闻这个席勒与任何人闹矛盾:据他的门卫们说,光顾他书房的闲人们未曾觉出他的存在,而同穴共卧的贵族们也不曾被他的脚步声吵醒。想来他看破红尘,追求清风明月去了。说真的,我不太能理解这些怪人的追求……不过,这已经不是一个私家侦探管着的事了。



夜光杯

一个私家侦探的魏玛手记

邵南

去侦察一下。问了几个,开了几道门,就是这个地下室了。一排排大大小小的床,上头加了盖子,人们通常把这叫做棺材。看看这些床,的确是给死人睡的:又大又结实——从此

一点。最终,我得了全国第一。

去年,我们公司成立了服务迪士尼度假区的车队,我报名了。师傅很奇怪:你留在大桥四线做节油操作法工作室不好么?可是节油操作法针对的是燃油车,现在纯电动车才是公交发展的方向,我想去迪士尼车队就是因为那里全线路配置纯电车。新车型对驾驶员来说就意味着新挑战,等我研究透了,也许就能像师傅那样创一套纯电动车的节能操作法。这样不也算是接了师傅的班么?我喜欢开车,喜欢挑战,就想把所有公交车驾驶员能遇到的关卡打一遍通关。

师傅在公交24年,累积公里数一百多万公里,我在公交16年,累积公里数五十万公里。有人说公交驾驶员的公里数再长其实也只是绕圈子,可师傅说,就算是绕圈,我也得是绕得最圆最漂亮的那一个。

十日谈

师徒之间

博物馆里修文物,技艺的传授是匠心的传承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